

系统概念和手法带回国内，其执导的《一点就到家》紧贴时事又充满时尚感，拼接了青年创业和乡村脱贫热门话题，用香港导演的视角和技巧构建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同样，资深影人刘伟强在其港片《血滴子》《精武风云》中注入了曾经被港片忽视的民族大义和情怀，而在其执导的“新主流”大片《建军大业》《中国机长》《中国医生》中则强调了商业类型的美学体现。

未来，“大湾区电影”大有可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框架中香港电影一定会做大做强：香港电影逐步升级为岭南特色，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剧情片《热带往事》，戏曲片《南越宫词》都有真切的南方风韵；而广东更是粤语片最大票仓，《毒舌律师》的内地票房基本来自广、深、佛等地。即将上映的电影《暴风》，由珠江电影集团主投主控，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香港演员陈伟霆与内地演员王千源共同主演，汕头取景，讲述上世纪30年代广东秘密交通站的一段红色往事。这也许就是“大湾区电影”最好缩影。

商业市场、艺术探索、社会现实的平衡

“戴着镣铐跳舞”充分反映了香港电影的不易和成绩。“北

《毒舌律师》。



上合拍”也有些负面冲击，为了迎合内地市场和符合更严格的审核制度，香港影人很多时候不得不服从制片人和资方的想法。合拍类型无法突破，本土艺术探索又面临商业规则所限，部分香港电影逐渐沦为“四不像”，失去了说故事能力，逐渐丢失港片基本盘。1980年，成龙《师弟出马》首次超千万元票房，2023《毒舌律师》票房过亿，这中间是43年的跨越。而《毒舌》的成功超越恰恰在于在商业、艺术、现实三者之间游刃有余，这也是近年来香港电影突围的秘诀。

《毒舌》意外大火，其实是它拾起了香港电影曾经的光荣传统：为底层人物发声。无论是80年代“许氏兄弟”在《半斤八两》的主题曲中那句“我哋呢班打工仔”还是星爷在1999年《喜剧之王》中“盒饭人生”，都有这个传统。《毒舌》所抗争的就是看似无所不能的权力，官司也许渺茫，贫富也许有鸿沟，阶层压迫总逃不掉，但老百姓需要宣泄。用社会现实入题，艺术上的励志和反转，终于获得市场认可。

香港电影的商业成功无需赘言。但很多人会质疑港片的艺术性。其实，香港电影除却上文提到的类型精准高效之外，它的“无厘头”手法，神癫风格，暴力美学都是独树一帜。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习以为常却格外重要的就是港片开创的武术指导传统，在世界影坛，Martial Arts Director，也就是俗称的武指，成为必不可少的职位，享负盛名。

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的艺术探索更是有目共睹。香港新浪潮中最闪亮的女性导演之一，曾经有“移民三部曲”的张婉婷返璞归真，从国际化视野回到香港本土生活，从剧情片的千头万绪改为纪录片的真诚简朴。她的《给十九岁的我》(2022)是部校园纪录片，缘起其母校“英华女学校校舍重建”，但着眼点却是千禧一代在应试教育、个人梦想、家庭负担、社会转型下的五味杂陈。电影跨度十多年，采访超百位学生，挑战伦理困境，即摄影机的窥私与为受访女生发声，“在场”与抵抗如影随形。虽然公映后遭到主演的质疑而暂停，但却在本体论上对纪录片提供了再思考。

再回答类型片的艺术创新。以港片最拿手的黑帮警匪片为例，从表现到隐喻，从狂放到陨落，从吴宇森似的子弹飞舞和白鸽腾飞到极度内敛，新时代的警匪枪战都是电光火石，点到为止，比如《树大招风》(2016)。弱化了当年主角的英雄感，更强调法网恢恢，更注重人物细腻心态变化，而非场面铺张渲染。这是香港回归带来的正面疏导。此外陈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2014)在鬼片中注入了强烈的“魔